

# 利瑪竇致范禮安的一封信

這封信是利瑪竇神父寫給當時在澳門的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神父(P. Alexandre Valignani)的，寫於當時的中國韶州(今廣東韶關)，簽署日期為1589年9月9日。利瑪竇神父在信中敘述了他從西南(指肇慶以南三水集鎮)至韶州的旅行，以及準備在韶州開闢傳教新駐地所作的努力。

這個譯本是本刊從舊譯稿中整理出來的，係未署名譯者在1980年代從葡文版譯出，或可供作對照其它漢譯本研究之用。

最尊敬的神父：

昨天是聖母瞻禮日，聖母讓加斯帕爾(Gaspar)攜帶大人的信件和其它許多信件到達這兒，使我等甚感欣慰。加斯帕爾說，前天他一整天都在打聽我們的下落，而我們正在光孝寺內。確實，我們正需要聖母的這一安慰，因為目前敵人對於這裡傳教團的大肆破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猖獗。祇要工作仍在繼續，為了注意自身的安全，我無暇考慮究竟身在何處。當我看到大人和其他神父不但認為我們沒有失敗，反而認為我們取得了勝利時，我不知我的看法是否正好恰恰相反。如能“再為拉克爾工作七年”<sup>(1)</sup>，我甚覺寬慰和興奮。我也十分高興大人已收悉我在西南寫的信，我曾在信裡扼要地稟告了在肇州的全部經歷以及都堂<sup>(2)</sup>將我們召回的情況。這樣，我祇須同樣扼要地稟告此後的事情就行了。我已在一份報告中提到了這些事情，並冒險將報告發往廣州。看來報告不會遺失，然而再寫一遍也無妨。

我們匆匆離開西南，以便爭取與韶州的兵備道同行。韶州由兵備道統轄，因為當地沒有知府。<sup>(3)</sup>都堂命令他在韶州接待我們，肇州兵備道頒發的通行證和所寫的信件都將交給他。由於沒有府官，肇州也是由兵備道主持政務。關於這點我已在西南發出的那封信裡說了。韶州的兵備道比我們早兩天啟

程，旅行條件也更好，故而我们比我們早三、四天到達此地。在肇州時，都堂曾吩咐給我錢，在我表示拒絕之前，他慷慨地對我說，祇要是廣東省內，我可以愛上哪兒就上哪兒。然而到拍板的時候，他卻一直提起南華寺<sup>(4)</sup>，跟其他官員也這麼說，他們因此向我道賀，彷彿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地方似的。但到最後，都堂大為光火，訓斥了興致勃勃的官員們的所有意見，使得他們斷定都堂的原意是讓大家至少應提議命令我們離開廣東省。因此我們打算先到韶州來，租上一處房子，以便存放行李雜物。麥安東(António D' Almeida)神父可看管行李，直到葡人到達廣東。而我則去南華寺瞭解情況，然後藉口那地方不能使我滿意，設法在韶州另找住處，一直等到與大人取得聯繫，知道我們該怎麼辦。我們帶的行李着實使我們為難，因為這一次我們不去廣州，否則可把行李放在廣州。西南位於廣州至肇州的半路上，肇州兵備道的僕人持着通行證與我們同行，他們不讓我們先去廣州。我們曾想讓麥安東神父帶着全部或部分行李去廣州，然後來追趕我們，但後來我們考慮還是帶着全部行李一起到韶州更為妥當。特別是當我們得知能夠帶回廣州的行李至多祇有兩、三馱子時，就更不想再分成兩路了。塔鐘不帶走，與另一件物品一起放在肇州，但聖壇後部

的裝飾屏，至少繪有救世主聖像的裝飾屏我們得隨身帶着走。酒幾乎全用在工作上，因為我們在這兒已經工作了兩年。

現在繼續來談我們的旅途。我們大模斯樣從從容容地坐在一艘船上，無人盤問我們去哪裡。沿途經過三、四個縣城及其它村鎮，不過船伙們很辛苦，由於水淺流急，他們一直在撐篙拉緯。船過西南後，一艘載着六、七個士兵模樣的大漢的小船總是出現在我們的視線裡，就是說，我們發現它始終不離左右。我們懷疑他們是盜賊，就盤問他們為甚麼老跟着。他們回答說總兵命令他們監視我們的去向。後來我們獲悉，事實上是廣東都堂命令他們監視的。該船尾隨到韶州後，便折返廣州了。聖貝爾托拉梅烏（S. Bertolameu）節〔8月24日〕那天，我們到了韶州轄下的一個村鎮 Sunayo，從那兒上岸取陸路去南華寺的距離為兩里格，去韶州城則有一整天的行程。韶州兵備道的一個僕人在那邊岸上對着我們叫喚，他捎來了老爺的口信，讓我們在那兒上岸，帶着全部行李去南華寺，寺裡已經為我們安排了歇息地方。他說他已經等了我們三天。此外，根據兵備道的命令，從南華寺來了十二位僧人迎候我們，卻因未能老等下去已先回寺裡去了，祇留下兩個人（這兩人後來陪我們到了寺裡）。僕人還說，城裡的長官直到前一天還在等我們，看我們遲遲未到便進城拜訪已回城掌權的兵備道，祇擔心我們的船行過了頭。我們原以為這一切會打亂我們的計劃，然而結果恰恰相反，反而因此就把計劃修改得更完整了。我們對這個僕人說，在尚未拜訪老爺及談妥一些事情之前，我們不能把行李帶到寺裡去。然而僕人堅持要我們去，因為這是老爺的命令。於是我們決定兩人都去寺裡看看，一起商量那地方能否為我們所接受，然後麥安東神父才回船取水路押行李去韶州，而我則跟着僕人走陸路。從南華寺到韶州約有五里格的路程，我們可以騎馬去。僕人對

這項建議表示滿意，我們便動身去南華寺。在此之前，南華寺以及附近一座廟裡的僧人接待我們相當殷勤，甚至把茶水送到我們的船上。

在南華寺，我們發現僕人對我們所說的全是實話。出來迎接我們的有院長（我們姑且使用這一名稱，或者稱他是主持所有事務的方丈）以及其他要人，他們都穿着極其莊重的法袍。該寺有很多殿堂，他們為我們打開了所有殿堂的大門，祇有供着六祖真身的聖殿例外，因為進聖殿者必須齋戒，而他們知道我們吃過魚。那聖殿是六祖生前坐禪講道的場所，供着他的塑像。所有的殿堂裡都供滿了鑲金髹漆的偶像，其中絕大多數是我從未見過的。有一座殿內供着五百多尊鑲金偶像，還有鐘樓和鼓樓，製作相當精緻。緊接着，方丈為我倆擺設豐盛的齋宴，席間極盡殷勤儀禮。這地方正如我們原來所想象的，是一座擁有很多排房屋的寺院。寺外有兩條商業街，街上有客棧。附近有一川空氣清新景色怡人的山谷，其間一道清溪〔曹溪〕潺潺流過。山谷裡的房屋錯落有致，僧人們正在刈稻採茶，這兒產的茶是全省最好的。寺內共有一千多僧人居住，他們已經知道我們自己會建會所，所以向我們提供了兩三處很不像樣的住房。我往寺外看了一下，也沒發現合適之處，但我留給他們的印象是一定要在寺外租宿，不肯與他們同住。我還向他們解釋說，如果我要建屋，一定要在靠東邊和向外的地方，不會在靠廟邊的地方建造。

麥安東神父立即返回船上，我似乎已被人們強行挽留了下來。寺廟裡頭的要人們一個接一個地請我赴宴。當天，我們沒能見到六祖真身。但翌日正是陰曆七月十五日，在聖殿裡舉行莊重的儀式，六七十個僧人穿着袈裟圍繞着祭壇行走。僧人們都穿上最好的衣服，我認為那都是為了我的緣故。我去殿堂觀看，他們對六祖的崇拜使我吃驚。除了各種銀飾、柱子、香爐外，見有九十八盞吊燈圍着祭壇

高懸，晝夜燃點。祭壇位於大殿中央，六祖真身就跌坐在那裡。我沿着一排梯級走到聖壇上。他們看到我對六祖不行禮也沒有任何崇敬的表示，似乎都比我更感到意外地吃驚，因為這種事絕無僅有。中國人儘管不信奉某一偶像，卻樂意向偶像鞠躬叩頭，跪拜在神靈面前。

翌日，我們出發進城，同行的有方丈和其他三四個人。他們來作陪，並將情況稟告兵備道。由於當地沒有現成的馬匹，他們全得步行。正午時分，我們抵達韶州城。

韶州城下轄六個縣，緯度僅為二十九度又三分之一。從肇州到這裡，河道彎曲，行船緩慢，所以顯得路途遙遠。該城彷彿位於一座半島之上，半島由北至南躺在兩條可通航的河流之間，西邊一道河流源自湖廣省<sup>(5)</sup>，東邊一道河流源自南雄和江西交界處的梅嶺。據說韶州城大於肇州兩倍，兩河岸上房屋鱗次櫛比。但相比之下，西河岸的房屋更多，幾乎像是另一座城市。西河上有一座由六十多艘船聯結而成的浮橋。船隻由粗大的鐵鏈串連，穿越整個河面，船上鋪層木板，橋面隨着水位上下浮動。浮橋兩頭是喧鬧的市場，供應食品。城裡城外，滿目皆是寺廟和僧人。除了南華寺的僧人（他們屬於韶州城，所以總在城裡來來往往），僅在我們目前安身的這個寺內，就有二十多座神殿，故在當地人眼裡，韶州城是虔誠之城，迷信之城，是供奉偶像之城。僧人的官話講得蠻好，發音極清晰，使我能聽懂很多話。這兒講的話與肇州話不一樣。肇州人即使講官話我也聽不懂。這兒所有東西均比肇州和廣州貴得多，因為這兒的土地略為貧瘠，又是通往南京和北京的要道。若沿河逆游上江西，南華寺<sup>(6)</sup>位於河的右側，韶州則位於左側，必須渡河才行。不過，渡河也很方便。

到達城裡以後，我馬上按以往拜客的習慣準備摺子，以便見到兵備道時向他書面介紹我們的情況

和意願。兵備道以前與我們沒有接觸，對我們不甚瞭解，我就向他簡短地介紹了我們來中國之行，以及各位都堂對我們的接待。我寫道，我們在肇州默了很長時間，現在都堂命令我們到他的屬地韶州來。我們已去了南華寺，認為不能在那兒長住下去，因為寺裡有許多與我們不同宗教的僧侶，我們和他們不能混在一起；而在寺外，僧人們又說有很多盜賊，很危險，所以我們請求大人盡早在城裡撥一塊土地給我們，隨便哪裡都行。他就在我們近旁，態度頗為友善，儼然像是我們的一位保護人，這使我對自己的請求充滿了希望。這位來自湖廣的官員極有涵養。此外，肇州的〔知府〕雨爺(yu-ye)<sup>(7)</sup>曾在他面前極力稱贊我們，不僅雨爺而且都堂本人也吩咐他要好生招待我們，所以迄今為止他一直遵令照辦。我希望他今後為了我們也盡可能地照辦。他讀了摺子後，感到吃驚，因為他以為是我們自己請求到南華寺去的。他脫口而出說道：“你們對南華寺還不滿意嗎？”於是，我又向他作口頭解釋，為甚麼我們不能留在那裡。他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不屬於那個教派。我們不供奉偶像，教義也不同。直到最後，我向他出示了隨身攜帶的每日祈禱用的聖經，他這才被完全說服了，才知道我們屬於另一種宗教。他吩咐我站起來，說：“你的請求有道理，但是都堂吩咐你們去南華寺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改動地點。”我便對他說，當我拜訪都堂時，他說除了廣州和肇州，我可以去本省任何想去的地方。因為肇州的雨爺當着我的面對他說過同樣的話，他才信服了。南華寺的方丈和另外三四個人隨即走進來稟告說，已把寺裡的地方指給我們看了，但我們不滿意。兵備道對他們說：“他們說不拜佛像。”方丈說：“是的，他們去看了我們的大鑒禪師六祖，但是沒有行禮磕拜。”兵備道幫着我們哼了一句諺語：“世上本無佛相。”方丈說：“是的，但是我們的大鑒禪師眼看南方的這些地方尚未開化，就教人

塑造佛像。”兵備道命令僧人們回寺，對我則說，無論是去南華寺，還是留在城裡，都屬本城的官員管轄，所以我得去拜訪所有的官員，稟告我已到來，這樣，一旦上面查詢我們的情況，他們就能夠問有所答。他吩咐一個書記官和一個差役陪我前往，以便我能馬上獲得接見。在這之前，他曾吩咐給我沏茶，並送上他家自做的精美點心。

我去拜訪所有的官員，一路上圍觀者極多。他們聽說了我們在肇州創造的奇蹟，把我圍得水泄不通。所有的官員均接待甚殷，吩咐給我沏茶，祇有一個<sup>(8)</sup>例外。他是個驕橫的官員<sup>(9)</sup>，略為知道我們的一些情況，但他想顯示自己知道得很多。他想方設法打聽我們此行的目的，對我們的居留製造障礙。他還狡獪地詢問我們是否會用煉金術造出銀子來。最後，他獲悉我是個大星象家和宇宙學家，會繪畫整個世界，並且我所畫的東西在肇州已被翻印，這才感到有點兒滿足感，吩咐我帶一個天球儀去見他，讓他過日後再還給我。拜訪了所有的官員後，我去向兵備道稟告情況。他說，既然走水路的船和我的同伴還未到，當晚我可去住持住的寺廟安寢，次日再去察看東河對岸的光孝寺，它離浮橋祇有一箭之遙。那裡有很多空地，他認為對我們頗為合適。它幾乎位於城外，這點似乎合都堂的心意，但實際上它又算是在城內，因為周圍人煙稠密，又靠近市集，便於我們購買必需品。由於白天旅途勞累（在從南華寺來城裡的路上，雖說騎着馬，但頭頂驕陽），加上後來的拜訪和被人圍觀，我到寺裡時已精疲力竭，簡直邁不起步。魔鬼立即在這裡給我們設置了障礙。當住持得知兵備道要把他認為是他的土地給我們時，更不想讓我們去那裡，也許他怕我們會染手瓜分寺裡的收入。不過他還是接待了我們，提供適中的食物，又講了很多好話。他誑說那塊土地不好，建議我上別處找更好的地方。他罵南華寺的僧人是混蛋，收入那麼豐厚卻不願接待我

們，他準備去跟他們大吵大鬧。翌日早晨，他留我吃飯，卻不願讓我去看地方，不按兵備道吩咐的去。但是我已想好對策，托辭是兵備道有言在先，就和隨船到達的麥安東神父一起走了。我們回首一看，發現不可能再找到比那裡更好的地方了。

其間發生了這麼一件事：一個原籍貴州省<sup>(10)</sup>的官員在廣東省任職，他路經此地時不幸身亡，由於本地沒有他的親屬，屍體停放在光孝寺。其子抵達後，兵備道將於當天來看他並祭奠逝者，故住持也前來迎候兵備道。我們全在寺內等候兵備道的到來。住持利用職權對我們百般阻攔，想把事情往後拖。他說在這種事上不能操之過急，不願意讓我們看地方。然而陪伴我們的兵備道的僕人先帶我們去了。我們認為最合適的地方是在第一個入口處，即離浮橋和住宅區最近之處，可在外面另外築門。外面有一塊空地似可供租用，其總面積為我們在肇州駐地的兩倍，呈長方形。兵備道到了，祭奠逝者後，他開始非常嚴肅地與住持討論有關我們的事。他說我們是受都堂派遣來這裡的，既然住持年事已高，理應比兵備道本人更周到地款待我們，還說讓我們在寺裡住上一兩個月，好慢慢地挑選地方，因為我們先前在南華寺所選的地方很危險，進出又不便。兵備道曾看過肇州駐地的房屋，他說：“你們想象不到他們會造出什麼樣的房屋以及他們多麼能幹，他們在這裡造的房屋將給我們和整座寺廟增光。”他以為我們將建造與肇州那幢一樣的房屋。他又說，要派人去肇州詢問都堂對我們留居此地的意見。在此期間，我們可以住在寺裡，因為住在船上不合適，過後他將把結果通知我們。後來他去了我們挑選的地方，很高興，吩咐住持和其他僧人給我們提供臥室、廚房和一切必需品，要精心照料我們。就這樣，住持把光孝寺裡最好的地方讓給了我們，因為他自己不住在那裡。通過肇州兵備道的僕人，韶州兵備道給雨爺發了一紙公文，旨在瞭解

都堂的意見。我也請那僕人帶一封信給雨爺，向他稟告此地情況，說本地的官員們出乎對他的愛戴，對我們十分友好，並請求他幫助我們留在這個城裡。兵備道也給他寫了一封信，因為他更希望我們留在此地而不是南華寺，所以他也要盡一切努力幫助我們。過了沒多久，兵備道又派差役帶着公文去見 Nunchinsy Tucasy Tytāo<sup>(11)</sup>，以及嶺西道，他代替在北京的前者在這裡監察。兵備道在公文中稟告了都堂怎樣讓我們來到本城的前後情況。我估計都堂的答覆將於十天後到達，因為信已經送出八天了。

我們馬上動手把全部行李搬入住處，由於住處靠近河岸，搬運很方便。緊接着，城裡的頭面人物都來拜訪我們，態度相當殷勤有禮，與我們在肇州所受待遇大不相同。因為我們祇說是從肇州來的，沒有人提起澳門。過了兩、三天，我們去拜訪兵備道，他非常高興，吩咐在他的官邸為我們設宴。他問我們是否帶了鐘錶？我們說帶了，但是安裝很花工夫。知縣忍不住到我們這裡來看了兩回。第一回，他直闖我們的臥室，藉口是來提醒我們留神，因為當地有很多盜賊，而我們享有名聲且擁有很多貴重物品。事實上，大家都這麼認為。他嚴責僧人們不可大意，並表示對我們的友好情誼。我認為他絕不會加害於我們。這幾天，在這裡的還有南雄府第二號人物，他是位解元<sup>(12)</sup>，極有勢力。他在出發之前來看望我們，非常客氣，說久仰我們的名聲。我們考慮，顯然我們必須揭開救世主聖壇後部的聖像，不如乾脆當着他的面打開，以示我們對他的敬重，表明瞭解其職務之重要性。他和知縣非常高興，向我們施捨了五兩紋銀，還說從廣東〔州〕回來後再來看望我們。鐘錶在這兒享有盛名，但是我們不可能進行裝配。為了能向人展示一些重要的有意義的物品，我們設置了一個聖壇，聖壇的一部分帶有彩色的頂蓋。我們在壇上供奉了救世主的聖像，那畫上的救世主手托地球，栩栩如生。由於這

幅聖像和寺廟附近一張說明情況的佈告，再加上我們的口頭解釋，天主的聖名四下傳開，已為不斷湧來觀看我們的人群所知悉。儘管此行尚未有其它成果，但我認為一切花費和辛勞都是值得的。我們在澳門侍奉天主一年的成就比不上在這裡的十五天，然而我主一定希望我們為祂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關於閣下提出的忠告，我們將盡量照辦。實際上，有好幾條意見在您提出之前，我們已經在執行了，如我們也認為不要讓任何珍品，包括銀聖爵露眼。一年半來，我們一直在使用一個錫杯。在饋贈禮品時，我們也盡可能多加小心，我們毫不懷疑這樣做是恰當的。我還有其它事要告訴您，但是此信對於孟三德神父的指示來說已是夠長的了，我不願使他勞累。我們非常感謝閣下的祈禱彌撒，我們從中得到了援助。毫無疑問，正是由於這些祈禱和彌撒，我主才使我們的事業取得了成功，因此我在擱筆前請求您繼續給我們類似的援助，時刻向我們遙寄神聖的祝福，我亟賴神父庇護。

1589年9月9日於韶州

#### 【註】

- (1) 引自舊約聖經書，意思是說，祇要是為了傳教事業，雖苦猶樂。
- (2) 指當時的廣東都堂劉節齋。
- (3) 原文為 *prifu*。
- (4) 南華寺至今仍為廣東韶關附近的南禪佛教聖地。
- (5) 即湖廣行省，轄境大約相當於今湖北、湖南兩省區域。
- (6) 原文為 *Nanchoa*，與本文中其它地方的南華寺一詞的寫法 *Nanho* 不同，恐係筆誤。
- (7) *yuye* 似為“雨爺”的對音，蓋指當時坐鎮肇慶府的嶺西道黃時雨。
- (8) 原文為 *chaichum*。
- (9) 原文為 *cincheo*，疑為“知州”。
- (10) 原文為 *provincia de Guchicheo*。
- (11) 該處 *nunchinsy* 不知何指；*Tucasy* 音似“都察使”，*Tytāo* 音似“臺道”，待考。
- (12) 原文為 *ciaiuen*，對音應為“解元”，指瞿太素。

佚名譯